

从蒙城到涡阳

■ 安凉（上海）

从蒙城到涡阳，不过一小时的车程。从庄子祠到天静宫，仅半天时间，但重走了大半生，更顿悟了人生。

还不算太晚。幸亏现代信息传播通畅，让我早知先贤。从片言只语到成卷的经典之书，几次三番，有读有悟，或深或浅，半世相随，多有裨益。

从蒙城到涡阳，仿佛由浅入深。年轻虽知先贤，但中年才读懂庄子，老年才深知老子。

一生追寻，不就是在追寻先贤之悟吗？

非得曲折跌宕，岁月流逝，尝遍人间辛苦，走得心力疲竭，才能与先贤走得更近一些吗？

知其不可奈何，而安之若命。得失随缘，将焦虑和担忧弃之一边，走在堂堂正正的生命之路上。面对平淡，面对苦难，面对英雄无用武之处，所谓“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”，不是针对此症的良药吗？体验和经历，皆是渡你的船帆，会让你开悟，从而丰盛坚强自己。

孤独有时远比置身芜杂繁乱的群体更显必要。孤独是有层级的，如人低俗，流于庸常，内心的纯净就会污染重重，人生的安宁也将去而难以复返。而在大自然或书海中，享受自己的孤独，思想如天空的鸟儿自由飞翔，孤独变得无限优美。

鹤立鸡群，是鹤站错了位置。若真是鹤，又何必与鸡共舞。愈能放下俗念心欲，愈能超然于物外，心神安然，无所畏惧。方生方死，生死自然，如进出家门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看淡生死，活得自在，活出精彩。须允许一切发生。人生不完美，方是规律，用心若镜，故能胜物而不伤，任凭风浪起。

由庄子由浅入深的故事，走向老子深奥的论道，渐行渐近，豁然开朗。那原本晦涩难懂的字句，竟如此亲近人心。

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、中知人事，精通自然之变，明晓世运起伏，老子不负盛名。

老矣才读懂老子，也算是人生不至于糊涂一世。

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，本应是人一生的修行，天下无纯粹的圣人，所谓圣人正是从抑制自身的欲望杂念，竭力保持当初质朴洁净的勇士。他们也时有过错，但即知即改，始终铭记纯真自然之心，与人生一起精进成就。

当有定力，一以贯之，如植物生长之土壤，扰动则适得其反。凡大事，循其规律，方能生成。

见老子，叩拜再三。神乎其神，连其卒年世人皆不得知，似乎已化身于大地自然。

孔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此言极是，龙已不见身，但龙神、龙脉，在亳州却清晰可触。一位位蒙城人、涡阳人，都令我仿佛闻着老庄气息，我既欣赏他们，也为他们骄傲。一方土地养一方人。他们世代承享着老庄最直接的滋养，那是足以笑傲四方的福祉。

从蒙城到涡阳，这一程很值。我本是一位寻常过客，感谢这片古老而又四季分明的土地，它此时接纳了我，也濡染了我。

此刻，我心灵获取满满，却懂得人生可以不圆满，什么又是人生真圆满。

■ 陶继平（合肥）

病房的灯光柔和，却略带苍白，落在父亲花白的头发上，也落在他日渐消瘦的手背上。

父亲八十五岁，原本身体硬朗，能吃能睡，步履轻快。谁料春节一过，骤然倒下，重病住院。往日那股利落劲儿，一下子没了踪影，起身、落座、行走样样都离不了人搀扶。我和大姐轮流陪护。每天傍晚，我都扶他去医院楼下的公园慢慢走走。父亲已是步履蹒跚，上坡或转身时格外吃力，整个身子几乎都要靠着我才能稳住。晚上，我轻轻托住他的胳膊，扶他缓缓躺下，再小心掖好被角。

在许多年前的乡间小路上，童年的我背着书包一路蹦跳着去上学，脚下一绊，重重摔倒，书包甩出去老远。膝盖火辣辣地疼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父亲快步走过来，没有半句责备，只伸出一双宽厚有力的手，稳稳将我扶起。他轻轻拍掉我身上的土：“哪儿跌倒，就从哪儿爬起来。”

那双手，曾是我童年最坚实的依靠。摔倒时的搀扶，扶起的不只是跌倒的身体，更是一颗胆怯脆弱的心。父亲不善言辞，却用最朴素的行动教会我：人生难免磕磕绊绊，跌倒不可怕，重要的是爬起来继续向前。那些年，



水边上的钟馗

■ 程鸣（黄山）

徽州的地名里，藏着许多水。塌田的“塌”字，便是一个与水有关的古字——砌石引水的堰坝。南朝梁大通元年，新安内史吕文达在丰乐河上倡建吕塌，拦河筑坝，开浚水渠数十里，南达岩寺，北通塌田。数千亩水田得塌水灌溉，村名便由“湖田”改为“塌田”。这一改，便是将近一千五百年。

我第一次去塌田，是循着丰乐河去的。河水从黄山光明顶一路下来，到了这儿便缓了些，在村口盘桓一圈，像一条青灰色的绸带。村口那棵古樟树还在，浓荫匝地，树下坐着几个老人。我问他们塌田的来历，一个老人指了指河：“水就是村子的命。没这道塌，哪来的田？没田，哪来的村？”话说得朴素，却把近一千五百年的因果说尽了。

塌田是有底气的。这份底气不光来自水，还来自人。北宋重臣吕端、南宋理学大师朱熹、明代画家郑重，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足迹。村中现存普济桥、白果厅等古迹，走过那些窄巷，石板路磨得发亮，墙角的苔藓绿得发黑。这里的每一块砖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——湿漉漉的，沉甸甸的。

徽州跳钟馗——歙县雄村义成、郑村塌田、徽城渔梁三地端午所承之古傩舞，已于2010年入选安徽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（传统舞蹈类），是徽州人用身体记忆守住的一条活的文化根脉。

那次去，白天在村里行走，除了几个老人，少见年轻人的身影。推开一座老宅的门，天井漏下的光柱里，灰尘在飞舞，雕花的窗棂结了蛛网。村里的干部告诉我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留下的多是老人。我怅然，这样下去，再过二十年，谁来跳钟馗？

这种不安在夜里被放大了。那晚我住在村口的老客栈，半夜被雨声惊醒。雨不大，却绵密。我披衣起身，走到廊下，隔着雨幕望向村中心那座最大的祠堂。那里本该是排练跳钟馗最热闹的地方，此刻却黑

漆漆的。雨水顺着黛瓦滴落，砸在青石板上，发出单调的回响。那一瞬间，这座千年古村像一艘搁浅的船，在雨夜里微微摇晃。

从塌田出来，沿丰乐河往下，便是渔梁。

渔梁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水边人家。渔梁古街距歙县南门不过五百米，是徽州古城最重要的水陆码头。明清时期，商船往来，百货云集，至今仍保存着古代街衢、水埠和码头的原始风貌。走在渔梁街上，脚下是光滑的卵石，两旁的店铺门板还留着旧年的字号痕迹。江风从渔梁坝那边吹过来，带着水腥气。

真正让塌田和渔梁在精神上连在一起的，不是水，而是钟馗。

跳钟馗是古徽州一项古老的傩舞民俗，起源于宋元时期，盛于明清之际。每年端午前后，歙县多地都会举行这一活动。而在所有流传地中，雄村镇义成村最为特殊。它坐落在新安江畔，江水在此处拐了一个弯，将村庄拥入臂弯。正是从这里开始，钟馗的面孔变得具体起来。

义成的钟馗，是醉着的。作为这一非遗的核心源头，义成的表演没有复杂的剧情，只有纯粹的舞动。钟馗饮酒、抓蝴蝶，甚至喷火，步伐踉跄却又法力无边。他不需要特意捉妖，仅凭一身醉意和手中的钢叉，便足以震慑四方。新安江的浩渺烟波，似乎赋予这里的钟馗一种开阔的气象，那是属于大江大河的野性与豪放。

塌田的钟馗，则是醒着的，且满含温情。这里侧重的“钟馗嫁妹”，是一场发生在丰乐河畔的内敛仪式。表演中有蝙蝠引路，有五毒作乱，更有花轿、媒婆与丫鬟。钟馗不再是那个凶神恶煞的判官，而是一个小心翼翼呵护着妹妹出嫁的兄长。师传有“请愿神君”“清吉平安”等“钟馗十六招”，更有惊险的“上高台”杂技套路。一个面目丑陋的驱鬼之神，极力维护着婚礼的喜悦，不让邪气冲撞——这份巨大的反差里，藏着民间最朴素的家族守望。

渔梁的钟馗，是怒着的。它虽传承了义成的传统，却剔除了醉意与温情，着重演

绎“钟馗除妖”。表演者以大义凛然、寒气逼人的杀气让人震慑。渔梁是码头，南来北往的人多，五毒六邪也杂，这里的钟馗手持宝剑，面戴狰狞傩面，以夸张的肢体动作斩杀五鬼。他是一个纯粹的守护者，没有世俗的牵绊，只有驱邪避疫的刚烈。

同一个钟馗，在义成是新安江畔醉舞降魔的判官，在塌田是丰乐河边送亲护妹的兄长，在渔梁是练江渡口斩妖除魔的猛士。一个“塌”字管着田里的水，一个“傩”字管着心里的“鬼”——徽州人把日子过得既实在又隆重。

我是在端午前一天到渔梁的。古街上已在准备次日的跳钟馗，几个后生正往脸上涂油彩，一个老人在旁边指点动作。我问老人跳了多少年，他说：“从小看到大，从大跳到老，记不清了。”他的脸被岁月刻得沟壑纵横，像极了丰乐河两岸的梯田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赶去塌田。锣鼓一响，钟馗出了场。大红袍，状元帽，手持宝剑，身后跟着小鬼和五毒。队伍从村口游到巷尾，从这家进到那家出。村民们把钟馗请进家里，像是在请一个远道而来的亲戚。那一刻，昨夜雨中的那份寂寥被喧闹冲淡了。我看着那个戴着沉重傩面的钟馗，汗水顺着面具的边缘渗出来，在那狰狞的五官上流淌，宛如泪痕。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——近一千五百年前，吕文达筑塌引水，把荒湖变成了良田；四百多年前，先民们跳起钟馗，把恐惧变成了盼望。一个管着地上的水，一个管着心里的鬼，都是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的本事。哪怕年轻人走了，只要这锣鼓还在响，这面具上的汗水还在流，村子就还在呼吸。

水会流走，傩会跳完。可是，丰乐河依旧漫过那道古塌，新安江依然托举着义成的倒影，田里的稻禾年年转青，那个戴着傩面的身影，还会在某个黄昏，从老祠堂的台阶上一步一步走下来。



陪
伴

徐
淑
荣
摄



搀扶

我的退休“KPI”

■ 刘云燕（河北）

终于结束了将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。作为从业多年的人力资源师，我的工作由各种KPI组成，上班时走路风风火火，连说话都是“能两句绝不三句”，言简意赅。离开工作岗位后，生活的快车突然“拐弯”，变慢的节奏让我一时很不适应。

不过，我很快发现，退休后的生活，依然有KPI，也可以细细体味另一种人生美好。

第一个“关键绩效指标”是照顾好爱人。爱人是名普通民警，扎根基层，忙不完的事儿。他手机每天二十四小时开机，咨询法律问题的、处理邻里纠纷的……琐碎而耗神。性格外向的他，深爱这份工作。他的口头禅是：“吃好了，心情就好。”我用心准备他喜欢的吃食，手艺尚待提高，但是场面已经做足。他下班回来，家里窗明几净，能吃上现成饭，每天都乐呵呵的。回他老家，我还要背上二三十斤重的地道苏北煎饼回来。“啥也比不上家乡的味道。”爱人吃那么开心，是想家乡了。于是，我们约定，哪天坐上高铁，一起回去看看，好好尝尝老家的乡土美味。

第二个“关键绩效指标”是守护好妈妈。妈妈喜欢旅行，却常年忙着照顾家庭，很少出门。我退休了，带妈妈出游，就是最重要的事



儿。妈妈是最默契的旅行搭子，只要我提议旅行，她定会满口附和。前不久，我们去高邮湖看落日，落日把湖面熔成碎金，帆影在桔色晚霞里轻轻摇晃，风里满是松弛的味道。太阳变成了一个明亮的球，一艘快艇在光韵中疾驰而过，拉起长长的水波。妈妈忙得不亦乐乎，帮我拍各种视频和照片。在她眼中，女儿是天底下最美的人。我们并肩坐在堤坝上，风也柔和，水也摇曳，连远处的船也美得动人。

第三个“关键绩效指标”是养好自己。退休后，终于有了大把的自由时间。不必被谁催促，我反而更加努力，每天坚持读书写字。让自己的所思所想如小溪般缓缓流淌，看自己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，我感到无尽的幸福。我喜欢钢琴，便报名去学，只要练习，就会慢慢进步。我喜欢音乐呈现的美丽世界，悲欢离合，都用音符来表达。我喜欢画画，就随意涂鸦，不求得什么技法，只要自己开心就好。我还计划着，去博物馆做志愿者，或是去做社区义工……生活，原来可以有如此丰富的内容。

当我写下自己的“KPI”，心中暗暗对自己说：“要加油哟。争取年底时，拿个漂亮的绩效成绩，让每一寸光阴都不虚度，让这个世界，因为有我而更加美好……”

无量溪的名字，太能惹人遐想了。它自带几分禅意，几缕道风，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太极洞内天然成形的太极图岩壁，还有太上老君云游至此化石留容的古老传说；它更满载诗性，让人想到古人描写清溪之美的诗句：“溪水绿逶迤”“溪边照影行”“桃花满溪水似镜”“一溪流水一溪月”等等。

未到广德之前，我一直误以为穿城而过的河流，是水阳江的最大支流、广德市第一条河流桐汭河。桐汭河由桐水（源于泰山西麓）和汭水（源于泰山东麓）汇合而成。桐汭之名最早见于《左传·哀公十五年》：“楚子西、子期伐吴，及桐汭”。自古以来，桐汭就是广德最古老的称谓。直到亲身至此我才知晓，真正穿流广德城区、朝夕相伴这座城的，是无量溪。

我专程来赴无量溪之约。清晨的滨河公园，清静又热闹。我径直穿过公园景致，走到溪水岸边。溪边矗立着一座六面七层的飞檐宝塔，黛色塔身古朴庄重、层叠有致，令人诧异的是，整座塔身不着一字，不留一题，无碑记，无题名。塔无名，字无痕，就这么沉默地立在溪畔，像一位代忘了自己名字的故人，所有的故事都交给了溪水去诉说。

沿溪向北走去。无量溪，古称“星溪”。有人说，是因夜间水面倒映满天星光；也有人说，是星螺为石而得名——后一种说法，《广德州志》和明代文献里均有记载。由“星溪”到“无量溪”，取的是“星辰无量，福泽无量”寓意。这溪自卢湖出发，蜿蜒向北再向西，曲折流淌百余里，最后与桐汭河交汇。

溪水对岸，是游乐园，巨型摩天轮凌空而立，远处开发区的高楼塔吊直插云霄。微红的霞光穿透朦胧薄雾，漫洒在粼粼溪面，将碧水染成温柔的绯色，几只白鹭，翩然掠过碧波清溪，羽翼点水，掠起层层细碎涟漪，为静谧的晨溪添了几分灵动。

可我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。眼前的无量溪，水是浅的，滩头裸露着，几块白石卧在浅水里，颇合王维“荆溪白石出”的句子——可那是秋日的萧疏，而此刻是仲夏，溪水不该如此清瘦。

正独自观思沉吟，一位晨步的当地人迎面走来，我主动微笑问好，对方也热情回应。我索性调转脚步，与他一同向南漫步闲谈。

我询问这座古塔的名字，他告诉我这座塔目前还没有正式命名。我又说出心中疑惑，他打开话匣子，说无量溪源头由三条支流汇聚而成，正常时节水量充沛，溪中最深处可达七米，水质纯净。曾是超级铁人三项赛的游泳起点，每一年的端午龙舟赛也在此举办。如今溪岸正在全面升级改造，上游控水，下游拆堰，滨河公园景观将继续向北延伸，未来的无量溪风光会更美。

听着他热情洋溢的介绍，我内心受到一种触动。这一刻，我似乎找到了“广德三件套”能在这座小城“火”起来的答案：有贴心务实的建设和服务，广德人天生热情和善、待人真诚。

据说这份善意也是有由来的。晚清时期，这片土地遭遇五年战乱拉锯，叠加瘟疫肆虐，到同治四年，全境人口不足六千，十室九空、满目疮痍。而后豫、鄂、皖、浙、苏、赣等地百姓流离迁徙而来，以豫南、鄂东居多，皆是“一担箩筐下江南”。本地百姓无私接纳了逃难至此的异乡先民，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，被一代代广德人铭记传承。如今的新广德人和新一代移民，又坚守本心，传承善意，游客慕名而来，排队打卡炖锅、购买卡旺卡奶茶与詹记桃酥时，本地志愿者无偿为游客搬送座椅、递送茶水；接站司机得知游客专程而来，主动减免车费；游客偶遇就餐无门、落脚无处的窘境，淳朴的广德百姓甚至主动邀客到家。

广德近些时候的爆红，不是仅靠几样网红美食，真正打动人的，是一城百姓的赤诚人心。一个个广德人，就是这座小城最棒的旅游形象大使。

我听着，走着，停下脚步，回身望去，那条由十六条支流汇入而成的无量溪，正静静地流淌在晨光里，不急不缓，包容万象。那些从四面八方汇入的支流，不就像这些从五湖四海迁来的移民和汇聚的一条条人心吗？

再望那溪边的无名塔，忽然觉得，它就该叫“无名塔”才对。塔无名，所以能容下所有的名字；溪无量，所以能纳尽所有的支流。